

從布農族觀點理解家與部落舊社的意義

邦卡兒·海放南*

摘要

一般學界把布農族依氏族關係和起源系統，分為巒社群、卡社群、丹社群、卓社群、郡社群等五群。另一個蘭社群進入鄒族領域後族群勢微而同化。據傳說，布農族最早的居地在西部平原。布農族原始據地在玉山以北、中央山脈以西之丹大溪及郡大溪流域，近代始向東部和南部移住，因而一般有「北布農」與「南布農」之分，此說法在布農族從平原遷徙至中央山脈。布農族為典型高山住民，其生產方式過去以燒墾與種植小米及狩獵為主，家畜飼養居次。

布農族進到山區之後逐漸形成家族式的聚落，甚而以氏族盤據山頭，每一座山就是自身的家族領域，現在儼然以學者之說法是部落舊社，因此，部落就是形成一個主體，具備政治、經濟、文化、防禦、教育的小國，代代相傳。

家為基本的生活中心，生老病死皆在此家中進行，因此有人說，布農族稱家屋為布農族的宇宙，也有人說布農族形容家屋若似女人的卵巢、子宮一般，孕育整個家族，所以家與聚落在布農族而言是一個神聖空間，一家大小，不會離開這個屋子，以此繁衍，以此終老死亡埋葬。有的家屋是祭祀重要的場域，在布農族圍繞於 12 個月都有祭祀活動，因為與月亮的約定讓布農族可以透過月盈圓缺來從事一年的歲時祭儀，或者是月亮在保佑著布農族。

遇到殖民帝國入侵，摧毀了布農族的部落生活，傳統舊社的消失；家的概念或是祭儀也完全蕩然無存，但是懷舊與思鄉的心是永遠不會變，從日據時期的集團移住之後，老人仍然偷偷地回到米亞桑去探望，雖然景物依舊，舊屋已殘垣斷壁，還是抵擋不住如臍帶般的血濃於水，每次都是泣訴於家屋前久久無法釋懷。但當山友進到舊社時，對於歷史及族群之文化認知不足，有的說新發現遺址，或是新的秘境等等，此為台灣對文化素養不足，導致有這些誤解，從布農族的理解家是聖地，舊社更是一個重要的歷史遺產，他是生命的起源，在傳統領域之概念下，他是舉足輕重，不應成為遊憩的區域，應該朝向古蹟遺址來保存舊社，成為台灣重要資產。

關鍵字

布農族、舊社、歷史遺產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副處長

從布農族觀點理解家與部落舊社的意義

邦卡兒·海放南

布農族自然觀

原住民經過千百年來的野外生活，演化出永續運用自然環境的生態智慧，生物是荒野生活中的重要資產，對原住民族的食衣住行具有重要性，從大地山川的空間、部落意識的凝聚、個體自我的認同，民族生態學對於生命意涵的詮釋，佔有舉足輕重的角色。而隨著文明演進、部落遷徙，民族動植物的運用方式，也伴隨原住民族踏過的足跡而擴散甚至轉化。

布農族是以高山自居的民族，居住在台灣中部地段，在環境險惡、地形陡峭之處繁衍，並向外擴張領域，布農族社會區分五大社群，社群內又可區分出氏族與亞氏族。由於中央山脈地形破碎，社群之間鮮少來往，因而形成一個內聚力強的抵抗組織，對外捍衛領土，並在不同環境條件下發展出不同的生活型態。

生命觀、動物觀、植物觀是布農民族生態學的主軸，並且極端重視心靈的空間，如傳統上 *isang* 的地理空間乃藉由出草得到能力的延伸。另一個空間分佈特點來自部落遷移與集團移住，遷徙是外部壓力（漢族入侵），或內部壓力（人口、動物減少），甚至個人主觀（領袖）所導致，也可能為了避免疾病，使得山區行動能力強的族人進行遠距離的遷徙。擅於山地生活的布農族人，在小規模分散多次的集團移住後，很快就適應環境，除了表現在不同社群的自然資源與空間利用上，並且快速形塑出布農族的生態智慧與文化內涵。

基於布農族認知層面中 *dihanin*、*hanidu*、*isang*、*asang* 的觀念，在環境永續發展的前提下，日常生活狩獵文化中也發展出 *samu* 和 *libus hansaiub*。布農族是信仰的民族，相信神話、禁忌、夢占、巫師，通常布農族因為尊敬動植物因而命名土地與人名，期待生命因此得以順遂。布農族更是宇宙觀相當豐富的民族，以地理概念詮釋布農族的空間概念（包含物質與內心），從部落調查口訪以及日治時期迄今的資料爬梳，可看出布農族 *isang* 是存在於天地間，更以不同型態展現。

在台灣原住民當中，各族群發展出各族群特有語言、風俗、文化等而分成不同原住民族群，在南島民族活動區域範圍內，從北部台灣海峽的台灣；東部復活島；西部爪哇島，以及最南邊的馬達加斯加，在這片南島區域的語言主以玻里尼西亞為主，但是島嶼島之間相近的語詞也有。尤其台灣目前有十六族其中不乏語音相近，以 *babu*（豬）、*china*（媽媽）、*ima*（首或數字五）等等…。在布農族與鄒族之傳說為二足原本為兄弟手足，因意見不合而分歧，一往南、一往北，然依二族之祭儀、生活方式、生活區域重疊互相比較，二族脈絡相承並緊密關聯，早期可能有淵源。

早期布農族社群分布在台灣島內郡大溪、丹大溪、卡社溪、濁水溪（卓社溪）等流域，以及有郡大山、巒大山、干卓萬山為主要獵場，這些山川為主要社群的代表，是布農精神，更具族群意象，舊部落從郡大溪上游起是郡社群區域，中段為巒社群區域，以下依序為丹社、卡社、卓社。社群的區分非布農族人概念，主要是統治者方便而刻意冠上，布農族的氏族非

常繁雜，有許多的規範，這是布農族的社會特色。

就人文地理而論，布農族的空間概念有別於其他族群，在 *isang* 的概念上，有心、有心靈、有內心、有精神等涵義，在宗教（信仰）的概念是自然的（山、河、樹）、天、鬼、精靈（善、惡）、人的概念。除 *bunun* 外，皆稱為 *bais*（仇敵），在布農族社群間也會有相互出草，匪夷所思的習俗，人會互相殘殺是因為 *hanid* 的能力。

在土地的利用上以社群為單位，土地使用權是社群共同輪享的，資源透過各種方式達到共同享用的利益，土地的開墾只在居住鄰近，不在地理遙遠區域，對於民族植物的利用，不會大量採集，粗大巨木利用以及整理不易，因此布農傳統家屋建築以石板為主，對於木材利用不多，在醫藥方面，布農族的藥用植物較其他族群有高的使用率，這與巫術文化或部落的地點，以及身體（多病）或征戰有關。

野生動物對布農族至為重要，重要狩獵動物 *Babu*、*Sidi*、*Sakud*、*Hangvang*、*Aval* 的利用，隨著不同地區與使用者而專化，此外禁忌動物 *Dumaz* 具有諸多禁忌，這些都屬於環境決定的論述範疇。狩獵文化是布農文化承傳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父權以及部落領袖皆由狩獵過程獲得正當性與支持，藉由紀錄不同社群的動物獵場、利用方式、狩獵規範與禁忌，可以探討部落遷移後的社群關係。

布農族遷徙與社群分布

依馬淵東一對布農族遷移敘述：

第一期遷移的敘述，稱 *Isbukun*（郡社群）最初是經過卓社地域來，後來再往南方向沿著郡大溪流域，以 *Asang bukun*（郡大社）為中心，在此建立其勢力區。而 *Takbanuaz*（巒社群）*Takibakha*（卡社群）*Takitudu*（卓社群），則都是在從 *Lamunan* 入山途中，或是在濁水溪上游與郡大、丹大溪之間的會流處地區，開始分散。*Takbanuaz*（巒社群）以 *Asang banuaz*（巒大社）為中心建立其勢力範圍；*Takitudu*（卓社群）以 *Asang tudu*（卓社）為中心，在濁水溪上游處建立其勢力範圍；*Takibakha*（卡社群）則以 *Asang bakha*（卡社）為中心，在卡社溪及與濁水溪的會流處附近，建立其勢力區。

隨後 *Takivatan*（丹社群）從 *Asang banuaz*（巒大社）這裡，再分出一個部族。起先，*Takibakha*（卡社群）從 *Takbanuaz*（巒社群）分出，之後，*Takitudu*（卓社群）又從 *Takibakha*（卡社群）中分出。其分出的時間因為遙遠而很難推算。至於 *Takivatan*（丹社群），在馬淵東的記錄裡謂約在 17 世紀開始，但在荷蘭時期文獻，早已出現了 *Takivatan* 的社群，亦即在 17 世紀之前即已形成。而 *Takivatan*（丹社群）之形成，在族人之記憶裡似乎尚很清楚。我聽過丹社群人說：當時都還是屬於 *Takbanuaz*（巒社群）。

第二期遷移，繼前述布農族移動的第一分期。

第三期的移動，則是以 *Asang-daingaz* 為起點，向東、向南或在原地附近的移動；時間上約在近 3、400 年間；地域上踰越了中央山脈和玉山以南之地而向東、向南移動，參與的部族主要是 *Takivatan*（丹社）、*Tak-banuaz*（巒社）和 *Bubukun*（郡社）群。

台灣原住民散居於台灣全島，各依其族群的風俗特性生活，以歷史地理而論，任何一族

的分布、遷徙以及聚落，累積了各族群的歷史記憶，現今布農族的分布說法迥異，從台灣平原區域進入中央山脈期的遷移路線包括：鹿港進入南投(lamuan)，此說法為布農族巒社群從鹿港上岸，在鹿港生活一段時間，因平埔族與漢人進入，影響生活，逐漸往東遷移，當時有一社群停滯不隨族人東遷，居住在鹿港地區，該地區稱為馬逛(makagn)，意謂留下的人，是不合群、不好的、壞的。

布農族的居住在 lamuan，這區域為現今的南投、名間、竹山等地，漢人入侵 lamuan 後，漸漸越界耕種，兩族即在中段設置土牛坑，立約兩族不得越界，然所建土牛坑無效，漢族仍繼續越界，布農族無可奈何只好由濁水溪入山，進入中央山脈。另一說法為布農族人郡社群早期居住在台南安平，荷蘭人進入台南仍維持友好關係，直至漢人進入之後，土地耕種產生嫌隙，在大陸大量人口進入，也是慢慢進入中部 lamuan，然後布農族開始上山定居在中央山脈（口述資料）。

部落舊社的開拓史

布農族在土地管理系統有區分家屋、獵場及田地，家屋即居住之處，家屋有二座爐灶，一是家人煮食用，另一是煮給家畜吃的，進門即客廳，有床，床旁是儲放小米的地方，堆疊起來，獵場是家族的，每年定期採集，主要是獵取動物資源已做蛋白質來源，家族與家族間互不侵犯，獵場通常以山或河川為界，家族進入山林獵場狩獵，大家都很清楚自己的獵場環境，動物出沒的地方都很熟悉，也有一些特殊景觀，有的有大樹；有溫泉；有深谷或是景觀地區，像布農族的部落都是以環境命名的，像 uizuk（柚子）、bunun（香蕉）、baul（梧桐樹）等等，地名非常清楚的，有的是植物；有的是景觀；有的是發生的事件來命名，獵場的使用都是以部落長者所規定的，其他家族不能使用，特別是其他族群更不可進入，會引致殺害。

布農族的生命圍繞在小米周遭，顯現他在布農的重要性，小米代表財富、富足以及聲望，布農族有一個重要空間，就是米倉，一般米倉是建築在室外其他地方，布農族是把米倉放在客廳房間旁，滿滿的小米穗堆砌起來置放在地上，可說是力量展現，布農族最後招降的 dahu-ali 聚落中已準備抗日的小米有 5 年存糧，在玉穗社的山稜中這樣的收穫非常驚人，外人都覺得不可思議，可見布農族在生活上對小米的依賴性。

在土地選址作為家屋或農地開墾時；布農在選地先行有夢占選新地，選好之後就開始開墾，整地為先，土地整理方式為先將灌木雜草砍除，再來是大樹的枝條修剪清除，之後開始焚燒即所謂的燒墾，這個作用有土壤殺菌、增加肥力等作用，布農族在山林生活主要是靠燒墾獲得肥力，開墾栽植作物主要是小米，因為土地開墾不易，土地周圍會栽植某些豆科植物，如樹豆、小豆等等，小米田中間會長一些植物，只要可以食用的野菜都可保留起來利用，如龍葵，可說是充分利用土地，這種土地利用方式使用 4~5 年後再另尋新地開始開墾，土地已 10 年循環利用，對土地利用方式概念是有其生態意義，利用及修養土地肥力保持穩定。

此再說明布農族如何運用大自然環境之生態智慧。當第一年地力正盛時，布農人種小米；第二年土地開始衰竭則種玉米；第三年種甘藷；到第四年地力已盡時，即棄之為休耕地。待回復原來長滿林木的情況，通常需要 10 年的時間，再重新砍伐開墾。這期間，則到其他土地

從事開墾因而形成游耕的面貌（黃應貴，1989）。像這樣應用輪作的農耕方式，是應恢復和培養地力的需要而形成的，它對於維護和培養地力，防止水土流失，保證持續增加產量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輪作對於布農人而言，不僅具有農業技術效益、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還有顯著的水土保持效益（姜萬勤等，2001）。

但隨著生產工具的進步和天然林地的減少，刀耕火耨類型的農業逐步過渡到鋤耕和犁耕的農業階段。另外，布農族的土地利用大致分為三類：即宅地、耕地以及獵場。由於布農族都是居住在山上，他們利用較平坦的土地搭蓋房舍，耕地則多屬山坡地。耕地的所有權為第一位在此地上成功地行開墾播種祭儀式者之家庭成員及其後代（黃應貴，1982）。因為按其信仰，土地的 *hanitu* 會保護他們的耕作權益。

開墾過程主要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除雜草

將園地內之芒草、灌木叢以及藤蔓類植物先行砍除，大樹則暫且保留，以免大樹倒下覆蓋地面，造成園地內已砍除之雜草與土壤潮濕不易乾。

第二階段為砍柴火

首先將大樹上的枝幹進行全部砍除，此階段亦不將整棵樹砍倒，讓它站立著自然死亡。其目的除了要防止它造成土壤潮濕不易乾之外，日後它還可以作為讓豆科植物攀爬的支架，一舉數得。

第三階段則設置防火線

千萬別以為「山田燒墾」是無止盡的燒，它可是有一套規矩的。為要避免火勢蔓延至園地外，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及災害。族人會等待雜草都曬乾時，謹慎設置防火線，這才開始焚燒園地內之雜草。

最後階段則是整理園地

經過前面三個階段，布農族人開始整理園地。他們將可當柴火的木頭聚集，整齊的排放在耕地內，一方面有水土保持的功效，另一方面亦為提供休憩的最佳場所。

詮釋子宮的布農家屋

有人說道布農族人似乎將家屋視為一個孕育生命的子宮，形容家屋的規劃當中，建築上出口位在屋頂的天窗，它是對天的；另一個出口在正面牆的門，為人日常出入的方向。

布農族婦女生產的地方，不一定在住屋內，也可以在農舍、屋外、草叢，不給人看到的地方。以我為例；我也是在野外生的，因為我媽媽懷孕，在回部落途中腹部開始陣痛，然後在回部落的路上就生下我，在野外將我生下後稍做處理，再慢慢走回家，但是，沒有想到，回到家中又生下我弟弟，所以才知道這一胎是雙胞胎。「Bunun」這個稱呼「人」的詞也指「未出殼之雛雞」、「未離巢的蜂」，完整念法為 *lulu bunun*。那麼人相對於家屋，有如蜂相對於巢、孵化中的雛雞相對於蛋殼。

子宮在人的繁衍上占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器官，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生殖器官，用來胚胎發育處所，而有許多研究就是以子宮形容布農的家屋，如何解釋這個子宮式的房子，在於布農人對生孩子的觀念與其他族群稍有不同，如臍帶母親要妥善保存，胎盤埋在屋內，男嬰埋在門的右邊，女嬰在左邊，胎盤埋的不夠深，若被狗挖出來吃，小孩子會夭折。這些想像及處理方式，猶如將生命中生的附帶產物還給象徵子宮的家屋。

另外的臍帶就是真正擁有子宮的母親保管，臍帶及胎盤可回到可見的跟不可見的地方，而平時生活上的一切禁忌，都必須遵守，生產、作息的活動順利與否與生命的孕育及成長有極大關聯，因此家屋在定期或不定期的進行清洗，拔除邪靈，有像維護子宮的清潔功能，如果一年內家屋死了 3 個人，就必須棄屋遷建。因此家屋在布農族的生命中有著不同的價值，一個人從生出來就屬這個家的生命共同體，不同於現在的家，好像帳篷一樣，隨時都可以移動，不是有生命的房子，在布農族的觀念中，家屋是家裡的庇護、保護以及繁衍生命的地方。

神聖空間

家在布農族是非常神聖的地方，不容侵犯，因為布農的家從生老病死，都在這個地方，不可能隨便搬家，一個家是永遠的，老了、走了，也會與這個家同在，其實布農族在生命當中，一直都有 hanidu（精靈）的陪伴，一生一世都在一起，每天無時無刻陪在身旁，因為布農族他是靠巫術的民族，許多的力量皆來自 hanidu，孩子的出生，出門的祈福，生病的治癒，與敵人的爭戰，亡者埋在家中，成為庇佑，也是占卜、夢占的引領者，所以布農族的家非常重要，他代表一個家的祭壇、宗教、祭祀或是會所的空間，不同於其他族群家的概念，如果家被侵犯了，這個家就沒了。

在早期，布農族的家族是佔有一個或好幾個山頭，其他家族是不能隨便進來的，除非有特殊關係，所以為何有馘首（出草），就是因為外人侵犯到，所以為了保護家人及這塊土地，才有防衛的機制，並且告訴其他人，不能隨便進來，或許很多人不了解出草的意義，這是宣示主權，保護家的動作，非常單純。而外界用另一種說法，以野蠻或是低俗的來形容、定義原住民。

聖山、聖地源自於漢人所論述一個宗教有神之處，布農族的家永遠與祖靈同住，世世代代如此，在家中祖靈常常透過許多方式趨吉避凶，家中有安心的感覺就是因為有長輩以及這些靈的存在，漢人有神主牌之安置，我們早期山上就與祖靈生活在一起，有人問：布農族有沒有掃墓，其實以前我們不需要掃墓，因為我們天天都在掃墓，所以不需要特別排一個時間做慎終追遠的儀式，部落舊社就是我們的神聖空間，因為它涵蓋非常多的文化，如果沒有深入探究，就不清楚布農族的生活有非常多的儀式，從以上說的生老病死都會有一些祭儀在進行，沒有遵守這些祭儀就是違反規範，觸犯禁忌，這是傳統文化所不能允許的。

布農米亞桑的由來

布農族從 lamuan 上山，沿著濁水溪畔上山，進入中央山脈，居住在中央山脈下的秀姑巒、馬博，山麓一帶，依著郡大溪、巒大溪、丹大溪、卡社等溪流生活，在山林中的生活以火墾的方式居住了幾百年，非常多的家族依山傍水，如以郡大溪地區，像 bunbun 等，這是以家族

分布在整個山區，依照資料分布於以拉庫拉庫溪流域來看，沿岸有拉庫拉庫、意西拉、伊伊路克、米亞桑、太魯那斯、大崙坑、伊博庫、伊波克、那那託克、雅託、馬霍拉斯、馬西桑、馬戛次託、蚊仔厝、明貢、拉叟曼霧霧袞、蘭巴斯、阿不郎、塔洛木、闊闊斯、敦暖岸、阿桑來戛、古納罕、安地霧拉、中社、大里仙、嘎嘎浪、哈比、佳心、黃麻、斯巴夫南、喀西帕南、瓦拉鼻、瓦拉米、蕨美拖利、綠、山陰、十里、土沙多、石洞、抱崖、伊霍霍爾、沙敦、新崗、新康、多美麗、十三里、魯崙、莫庫拉蕃、夢那邦、大分、打訓、塔達芬、華巴諾、賽珂、耶西洛、闊闊斯等部落。

這些部落遺址在人們離去之後，就成了布農族的米亞桑，當經過的，生活過的，或是舊聚落，舊家屋等都叫米亞桑，米亞桑一般人以為是一個名詞，其實它具有深遠的涵義，很多在地圖上都有米亞桑的原因，就在於此，從第一期的遷徙，第二次的中央山脈擴張，第三次的向台東、高雄移動，這些曾經的生活居住之處，都是米亞桑，拉庫拉庫溪流域有一個地方叫做阿桑來嘎，這是布農族第一個從西部翻山越嶺遷徙的地方，而他的名稱阿桑來嘎，就是 *asagdaigaz*，就是亞桑這個部落是大的聚落，他是大的米亞桑，翻成阿桑來嘎，也很奇怪，在日本時期管理上也非常頭痛，因為大聚落，人口眾多，管理上不容易。

新型登山型態

登山目前的型態似乎無法可管，雖然有諸多法令，但人一到山區就是脫韁野馬，任我行，在網路上我們可以看到某些影片的內容，都沒有在既定路線上，這些影片傳達的都是披荊斬棘的危險畫面，好勇敢，好刺激，這些種種的影像造成許多人模仿，也想像可以進到這樣的境界，因為變成偶像，我也可以這樣爬到不同的山地險境，有點誤導登山的目的與功能。

登山是一個很自然，很放鬆，很美的環境，就登山的目的是一個欣賞、運動、攝影，極具發展的一個休閒活動。而在目前卻發現他困擾的部落舊社，干擾了祖靈，破壞了原有的環境，甚至拿走了部落的東西，或許有人不以為意，甚至認為那是廢棄的，但是，這些東西都是與部落息息相關，山上很多地方，很多人都當作無主地，在整個歷史、文化上面，這些土地曾經有人在此生活，是因為在殖民統治讓原有的住民強制遷村，這是在沒有理由之下的遷村，不是有條件的，也不是因為天災或其他緣故，而是因為我要你撤你就撤，這是多麼無奈，在山上生活了幾百年，卻用武力及沒有理由之下，從部落舊社遷到目前的聚落，相當的無可奈何，這是歷史的傷痕，但我們仍舊將這些部落舊社視為我們的米亞桑。

多元的登山是目前的隱憂，在許多的人們存在著很多的想像，可以天馬行空地規劃自己的登山計畫，把自己塑造成西部拓荒英雄，開天闢地般地穿梭在山林之間，在當中找到樂趣，特別現在在視覺及新的感官，大家都好奇地想知道這些美景的地方在哪裡，越多人期待，登山的人越找沒有人走的路，在山中最美的地方都跟部落舊社有關係，因為部落舊社之地是經過了千挑萬選之地，它的位置是在山腰處，攻守俱佳，也視野良好，四面八方的山景都可掌握，附近的山川美景盡在眼底，而這些舊部落，也經過祖先的開墾，台階、駁坎、櫻花、山胡桃、神木，這些猶如庭園造景般，置落在深山當中非常美麗，又加上部落舊社附近的溫泉，更吸引人們嚮往。所以這些豐富的景觀條件，以及人文歷史的遺址，是非常吸引人的。

而山友的好奇心卻成了登山的亂象，早期在台灣的登山是有規劃既定路線的，這些登山路線也是在多年各社團規劃、公認的，但是漸漸的年輕一輩已經不是那麼依循這些登山路線，喜歡走部落遺址風，加上考古般的發掘探險，挖部落舊社的東西，而且喜歡炫耀，做了這些多偉大一般，這些真的會造成困擾，但是誰又可以制止。

登山亂象在部落舊社入鏡

我在民國 83 年進到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從事了登山、救難、研究的工作，我也從中慢慢了解原住民在這塊土地所留下的歷史痕跡，或許許多人在登山的時候都是靠著登山前輩所訂出來的路線，依照許多的紀錄了目前在台灣山區不管是縱走或是橫斷的登山路線，這些登山路線變成了一種既定登山步道，在早期的登山經驗當中，都是依循步道完成登山的目的，以前是有嚮導帶著入山，所以都是以規劃的登山步道在行走，而在多年之後，登山的方式或目的也越來越多元，從登山社團所規劃的開闢路線，現在有的人聲稱他們發現了新的秘境或是古蹟遺址，因為對台灣的歷史文化沒有涉獵，對整個台灣的殖民遷徙沒有太多的認識，看到家屋或是陶瓷、酒瓶就認為是新發現，我們常常因為沒有太多的機會去認識原住民，所以會有以為發現新大陸了的感覺。

在最近幾年大家對家屋遺址，越來越多人感興趣，有人開闢新的路線，展現自己的優越，有的人非常好奇家屋的格局跟造型，然後會吸引網友點閱力，PO 在自己的網路，或許這些只是因為個人的網路所需，常常要分享一些事物，似乎可以造成一些議題，因為好像進到了一個歷史空間，讓很多人開啟了好奇之門，然後可以在網路上造成許多的討論，這似乎是理所當然，可是對於原住民，這些感受只有我們自己來承受。

外界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沒有感覺，還是我行我素，這幾年看到登山的現況，可以看見登山已不是傳統的，有的獨攀，有的輕鬆到只有小背包，夾腳拖，輕便外套，還有破紀錄的，比如說八大秀（八通關山、秀姑巒山、大水窟山），一般來回行程要 4-5 天，現在有的 3 天，有的 2 天，有的 1 天，甚至算小時的，這是有點誇張，登山似乎成了極限運動，變馬拉松，還是超馬的比賽，大家現在對登山可能是自我表述，自己爬自己的山，對於以往的登山情境，登山體驗，登山享受變得已經不一樣，所以可能登山要被再定義，而且是超越極限的運動。

登山變成一個展現自我的方式，突破再突破，因為登山非常的容易，似乎也不會有危險性，讓人有這樣的感覺，登山的規範；無痕山林；生態倫理以及尊敬山林及尊重土地，以及大家一直放在嘴巴的原住民入山祈福也沒有了，不禁讓人覺得，登山在創造自己的歷史，我們或許要回到一人在山林，沒有科技；沒有救援；沒有地圖的時候，我們依靠誰，我們只能誠心的、虛心的依靠大自然，尊重大自然，才不致造成危險，迷失或死在山中。

結語

你的家可以讓別人隨便進入嗎？還是沒有？如果沒有人住的家就可以隨時隨地侵入，我不知道現在的人心裡在想什麼。因為家是一個非常神聖的地方，尤其在原住民的文化傳統裡面家族有非常重要的意涵，如果以布農族家的概念，祂是視作為這個家族一生一世的居所，因為布農族以家為概念再分散出去。

家屋遺址或部落遺址在布農族都成了所謂的米亞桑。分散在中央山脈或是各溪流流域沿線，從中央山脈下的郡大溪的八通關下的無雙聚落等，分布著郡群、巒群、卓群、丹群、卡群等聚落，分布著許多的部落，此部落皆是以一個國家的方式在生存，彼此之間都有規範，即所謂的禁忌，如果侵犯其他部落就會引起征戰，所以部落之間都是相互尊重，避免引起紛爭，尤其是其他的族群更不敢侵入他族領域，以免發生戰爭，所以大家都會小心翼翼的生存。

綜觀目前登山活動如同時代變遷的速度一樣快，讓山林也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山林被侵入，向外擴散到原住民的家以及部落，這是大家始料未及的。大多人以為登山是會依照規定，依照既定路線來走，可是人們的冒險性、創新或是好奇心，促使產生自我發現新大陸一般的雀躍，發展出不同以往的登山路線，以前登山是要爬百岳，要攻頂，現在的人是要找舊社，找部落，好像去國外探索金字塔，尋寶的心態。常常侵犯到原住民的米亞桑，侵擾到祖靈，而他們還沾沾自喜，忘了這是不禮貌的行為，也傷害到了原住民。

國家的好意變成了傷害，這也是另一種我們要檢討、被討論的。國家對原住民這個族群是否有放在心上，原住民在這個國家的意義是什麼？在蔡總統對原住民的「道歉」之下的意義又是什麼？這是一個國家在這土地上去去做深入的探討，原住民要的是什麼？原住民的期盼是什麼？我們很想回家，但我們回不了家，但我們希望國家可以幫我們保護我們的米亞桑。

這只是一個小小的心願，原住民的根已定位在台灣幾千年了，我們的歷史、文化、傳統都在山上，我們的傳統智慧來自於山林，以致我們仍想回到山上看看我們的家，回憶及傳承下一代，告訴他們，我們的祖先如何在山林生活，以及在此捍衛這塊土地，勇敢的犧牲，我們的驕傲在這裡，我們一切的榮耀都在這裡，所以請山友不要來這裡，破壞、侵擾，甚至炫耀來到這裡。這是我們的家，只有我們才可以說這裡輝煌的榮耀，因此，為彼此尊重，請不要隨便進到我們的家。

參考文獻

1. 黃應貴 (1982) 東埔社土地制度之演變：一個臺灣中部布農族聚落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52 期，臺北。
2. 黃應貴 (1989) 布農族的傳統經濟及其變遷：東埔社與梅山的例子，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 46 期，臺北。
3. 黃應貴 (1992) 東埔社布農人的社會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4. 黃應貴 (2004) 物的認識與創新：以東埔社布農人的新作物為例，黃應貴主編，物與物質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5. 歐陽玉、余錦虎 (2002) 神話·祭儀·布農人：從神話看布農族的祭儀，臺北：晨星出版社。
6. 龍寶麒 (1964) 排灣族的創始神話，邊政學報 3:21。
7. 戴永提 (2000) 魯凱族之漁撈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